

# 推行垃圾分类，劲往何处使

■ 尹良富

近来,上海很多社区的居委干部和居民志愿者们纷纷行动起来,为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顺利推行打基础、做准备。然而,不少参与者表示:推行垃圾分类,比想象中复杂;需要应对的细节很多,问题千丝万缕、纵横交错,不知劲该往何处使。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尹良富留学日本多年,回国后,又参与所在小区垃圾分类减量试点工作。他所经历的故事和由此生发的种种思考,颇具启示意义——

## 留学日本：垃圾分类成了我的生活习惯

1990年7月,我离开复旦新闻系,进入日本国立一桥大学,开始了长达9年的留学生活。住过东京都多摩地区府中、国立、小平等三个城市的经历,让我体验了这三个城市不一样的垃圾分类生活。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就开始推行垃圾分类减量制度。但事实上,在同为东京都管辖的都内区与多摩地区的25个市之间,这项举措并非同步推进。即使同属多摩地区,同样是选择花钱把垃圾运到最终垃圾填埋场(位于西多摩郡日之出町)的两个市,在推动垃圾分类上也有所区别。关键还是看这个市愿意在垃圾分类这件事上投入多少。毕竟,把垃圾搬运到填埋场,是要按量来付费的,财力更足的政府,会比较不在乎这笔费用。

比如,我最初居住的府中市并没有实行垃圾分类,经常可以发现路旁立着大块头的铁质垃圾箱,任由居民随便倾倒。因为它守着府中赛马场和东芝等纳税大户,那些垃圾处理费用是“毛毛雨”。

但等两年后,我搬到学校所在地国立市时,境况已经大变。国立市已执行严格的垃圾分类排放制度。排放床、家电等大型垃圾时,需向市政府清扫课购买排放券。可燃垃圾、不可燃垃圾、资源物必须分类,按规定排放。这是因为,国立市是一个文教都市,除了学校,还是学校,财政经费基本上依赖于住在那里的居民缴纳的住民税等。换言之,对于财政经费并不宽裕的当地政府,垃圾处理费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但执行分类制度,填埋量减少后就可以节省经费。

等到快取得博士学位时,我有幸抽中了东京都提供给低收入人群居住的都民住宅,搬到了小平市。这种住宅相当于上海市的廉租房(需每年提交收入证明,超标就必须搬离)。住到小平市后,让我确实确实体验到了日本居民自治的含义。

恰巧那时小平市正好开始推行垃圾分类制度。我所居住的小区(日本叫作“团地”)规模比较大,有20多幢四五层高的楼房。团地管理办公室通知居民参加垃圾分类说明会时,每家都必须有人到场。

我所居住的那栋楼有24户居民,没有保洁人员。整栋楼的卫生保洁工作由这24户居民按每周一户的方式轮流担任,一年能轮上两三次。大楼一楼的布告栏里贴有排班表,户户平等,不可能发生“你少做”“他不做”的情形,最多就是互相调换一下值班日期。值班住人家的门上会挂一个告示板,上面的纸张上印有分担工作的实施情况记录,一周结束后要把这个告示板挂到下一个排班家庭的门上。

值班住户的主要工作是,一周内要清扫一次四层楼面的走廊(每层楼面有一个外走廊),每天打扫清洗垃圾停放点,把垃圾收集车拒绝清运的垃圾带回家,等到下一个排放日再放出去。那些被拒绝回收的垃圾,未必是住在这栋楼的居民丢弃的,大概率是外人所为。但不管

## 源头初步分类,处置厂适度分选

选择以该模式处理生活垃圾的代表国家是美国和加拿大。

该模式下的生活垃圾分类相对简单,即源头产生垃圾部门只是初步分类分拣,然后垃圾被运到处置厂进行适度分选,整个分类的精细化水平一般。

从该模式分类类型来看,垃圾源头大体分为4大类:可回收利用垃圾(纸张、塑料和金属瓶等)、有机垃圾(庭院垃圾与食物垃圾)、特殊垃圾(大件家具、家用电器、有害垃圾等)以及其他普通垃圾。其中,对可回收垃圾的具体分类,在源头部门不分或只是粗分,然后再经分选设施进行适度细分。经过分类收集运输后,进入后端处置环节。

可回收垃圾被运至分选设施,一般是转运站内或专门的再生资源处理厂。有机垃圾被运至至堆肥厂或覆盖材料(覆盖土)加工厂,普通垃圾则送至填埋场或焚烧厂。

值得一提的是,庭院垃圾与食物垃圾占到美、加生活垃圾产生量的30%。一般来说,这些有机垃圾单独分类后,庭院垃圾就地堆肥或收集后进行集中堆肥或制成覆盖土,食物垃圾则被家庭粉碎机粉碎后直接排入污水管网,或者收集后进行集中生物处理。

之所以形成这种分类模式,与美、加两国的资源、人口和经济发展模式高度相关。美国与加拿大都是高消费、高排放的经济发达国家,同时地域宽广、资源丰富、人口结构多元,在产生大量垃圾的同时,推行高水平垃圾分类的动力相对不足。

以美国纽约市为例,每年制造垃圾2400万吨,一半来自居民的生活垃圾,每一个纽约人平均每天出产垃圾5磅(约4.5斤),这个数字是日本和很多欧洲国家居民每天丢弃垃圾的两倍。在源头部门初步分类之后,纽约市的



日前,4个由环保志愿者扮演的卡通垃圾分类箱人偶亮相大宁郁金香公园里广场,市民们纷纷驻足观看、参与互动。

是谁丢弃的,只要是在你家当班时发生的,即便在高季节垃圾发酸发臭令人作呕,你也必须把它清理干净带回家。这种“没有商量余地”的硬约束,客观上要求人们必须养成“不随便给别人添麻烦”的意识。

搬到小平市生活前,我和家人基本上都住在企业或学校的宿舍里。这些地方都有保洁员,不大需要操心保洁的事。但搬到了小平市后,我们就必须同身边的日本人一样,对生活垃圾一丝不苟地进行分类,必须按时排放,垃圾中的塑料制品必须清理出来,洗净晾干捆好,再投入专设在超市门口的回收箱里。

回到上海后,虽然还没有开始实行垃圾分类,但我家因为“积习难改”,习惯了把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坚持把厨余垃圾装进一个袋子里丢到垃圾箱,把废旧纸盒、塑料瓶等可再生资源分拣出来,送给门房间的阿姨去卖废品。

## 亲历小区试点：从严格到不严格只是一步之遥

2011年,我所居住的小区成为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减量的试点社区。这让我可以近距离参与和观察上海推进垃圾分类减量的整个过程。

说句心里话,无论是最初作为一名居民,还是现在被推荐为业委会成员参与小区管理,这些年来,我对小区试点分类工作始终保持着关注。只是,比较遗憾的是,这么多年来,无论如何努力,至今为止,我们小区还是没有实现每家每户都能按规排放垃圾。除了部分家庭严格遵守外,很多家庭的垃圾分类工作始终依赖业委会雇人进行“二次分拣”。如何走出这一困境,是我一直在思考的。

还记得试点初期,我们小区基本上就由居民小组长通知居民到居委会看操作板报,没有实际操作演示,然后每家领回一只咖啡色的双层桶,用于装厨余垃圾。等到开始实施分类时,最初的一两周,早晚两次由居委会成员与居民志愿者在垃圾房前检查居民排放出来的垃圾,现场指导大家如何分类。

有这些人员协助监督的这段日子,垃圾分类工作确实做得不错。但一旦现场监督指导期结束,部分居民就陷入了生活垃圾不分类、随意排放的“旧态”。作为补救措施,小区不得不雇人专门进行“二次分拣”。

小区先是花钱雇每天蹲守在小区门口收集废品的人帮忙,无奈此人在分拣时只翻捡可卖钱的东西,剩下的干湿垃圾一概不管。更换后的分拣员虽然分拣得比较认真,却被此前那个收废品的人赶跑了。后来,虽然改由小区业委会出钱雇人分拣,再由街道根据分拣出来的厨余垃圾量,按每桶7至10元不等的标准对分拣员进行奖励,但经过了这一波三折的“折腾”,“严格分类”慢慢地走向“不严格分类”,不少原本执行分类意愿较强的居民也开始动摇了。有的干脆又“偷起懒”,按照老办法,随意将垃圾丢进垃圾房,只等分拣员来收拾。

从我对闵行区古美街道、梅陇镇等20多个小区的实地考察来看,各个小区或多或少都存在上述情形。这种垃圾分类模式严重考验着分拣员的责任心与良知,一不小心,之前的所有努力就功尽弃了。

据我所知,围绕垃圾分类减量工作,还出现了一些不良现象。比如,某小区有分拣员骑着三轮车去周边菜市场捡拾果皮来冒充厨余垃圾,以骗取奖励金。某小区有个别居委会干部竟然对街道下拨给居委会、用于奖励居民志愿

了较为精细的垃圾分类模式。

与这种分类模式相匹配的是,经过资源回收后的终端处理环节也非常严格,确保垃圾分类管理的成效一以贯之。

在德国,为了使垃圾的处理与环境相容,德国对垃圾处理的技术选择做了严格规定:在源头控制和分类回收利用后,首先采取的是堆肥(生化)技术,其次是焚烧技术,最后才是卫生填埋垃圾。

在台北市,垃圾焚烧厂和填埋场必须执行台湾环保署颁发的空气排污许可证和水排污许可证,实现废气、废水的达标排放。其守法报告要定期向台北市环保局报送,并送给作为独立第三方的台北市监督委员会。

## 源头精细分类,全流程高质量处置

选择该模式的典型代表是日本。该模式特点在于,生活垃圾分类的全流程中各个环节都是精细化的,核心思路不是产生大量垃圾后焚毁它,而是尽一切可能变废为宝,尽量少产生垃圾,最终需要处理的垃圾能够得到高水平处置。

日本的垃圾分类在源头产生部门便非常精细。以东京为例,其23个特别区每个区的政府官网上都附有垃圾分类表,按照一定顺序对垃圾进行逐一分类,总共可分为15大类,分别是容器包装塑料类、可燃垃圾、金属陶瓷玻璃类垃圾、粗大垃圾、罐装类、瓶装类、打印机墨盒类、摩托车类、废纸、干电池、喷雾器罐、液化氧气罐、白色托盘、塑料瓶和不可回收类,对每一类垃圾都有详细的处理方式。

在东京,垃圾分类处理方式极端精细——饮料瓶子的处理流程:喝光或倒光,简单水洗,去掉瓶盖,撕掉标签,踩扁,根据各地的垃圾收集规定在“资源垃圾”日拿到指定地点,或者丢到商场或便利店设置的塑料瓶回收箱。鲜奶纸杯的处理流程:洗净、剪开、晾干。

者的奖励金动起了“歪脑筋”。这些不良现象出现后若得不到妥善处理,对所有认真做好垃圾分类的居民来说,都是一种伤害,无形中,还会严重损耗他们对垃圾分类减量的信心与决心。

## 困扰与思考：垃圾分类到底该如何推动

上面絮絮叨叨地分享了我所经历垃圾分类故事,首先,是想向大家传递这样一个讯息:垃圾分类减量的推广工作十分重要,必须动员居民全员参与;做足、做细、做充分,是取得任何进展的关键。

以东京都日野市为例。1999年,在日野市推出垃圾分类减量回收改革的前一年,时任市长首先从市府各部门募集了150多位公务员组成志愿者团队,3人一组,深入当地250个社区自治会(类似于我国的居委会)召开居民说明会,进行推广宣传。在长达一年的准备期内,这个有着17万多人口、7.5万个家庭的市共召开了600多次居民说明会。市长除了站在人群密集的车站等处散发宣传传单外,还亲自主持了100多场居民说明会。这些持久而细致的准备工作,为该市居民全员参与和顺利实施垃圾分类减量制度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反观我所亲历过的小区试点准备工作,两者之间的差距还真是蛮大的。

其次,虽然近期上海通过人大立法,将居民违法分类行为的处罚权交给了市容管理部门,但市容管理部门能否下沉到每个社区,针对每户居民履行监督职责,其困难之大可以想象。

归根结底,从最初的准备,到后来的推动、落地,终究还是需要依赖居民的自觉性。在我看来,在街道层面组建一些市容管理人员参加的专题工作组,与居委会及居民志愿者联合组队,巡回指导和监督居民的垃圾分类排放工作,或许有用。对意识薄弱的市民乃至仍然我行我素的“老赖”,则应根据该行为人的社会属性,针对性地予以处罚和纠正。

比如,对拒不改正的本市居民,在口头及书面警告无效的情况下,不妨考虑向其所在的工作单位进行通报,由工作单位进行教育;对退休人员,则可通过民政部门采取扣发老年综合津贴等方式,促其改正错误;对于非户籍的外来人口中有居住证者,建议在为其进行人口积分计算时设置门槛;对于无居住证的外来人口,必要时可对房东等责任连带人进行处罚。

再次,从源头上减少生活垃圾排放,仍是不容忽视的根本问题。对此,政府可考虑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由专家指导、帮助企业解决产品全生命周期内的垃圾控制和减量工作,尽早出台推动相关产品资源化回收利用的政策措施。又如,在蔬菜批发市场等场所,可考虑逐步实施精检蔬菜入市制度,从产生大量厨余垃圾的销售环节加以“源头控制”。

此外,提高认知水平是解决一切难题的基础。在这方面,能够推动中小学生在小养成良好的垃圾分类习惯十分重要。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利用的相关知识与方法,不妨作为大中小学教育的必修内容加以重视,真正让垃圾控制与减量成为市民生活的一部分。

## 观察

## “00后”聊天流行语你懂吗

■ 张熠

最近,有网友给大家出了份考卷,卷面是几位“00后”的QQ对话:dbq、xswl、nss、nbcs、zqsg、走花路、扩列、养火……这些在“00后”中流行的网络社交用语,你能看懂多少?如果看得懂,恭喜你,跟上了最新的流行语潮流。

随着“00后”“05后”在社交媒体上崭露头角,这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缩写、略写、新造词成为热议的话题。有人认为这些流行语“罕见得像生僻字”,某些字词根本无缩写必要;也有观点认为这些俏皮话很有意思,就像当年的非主流、火星文,代表了年轻一代的创造力。但无论如何,想了解“00后”,或许就要从认识他们的社交流行语开始。

## 处什么圈子用什么话

“nss和1。”18岁的高中生朱思钰在对话框打出这几个字,对方了然地回复了“1”——就像某种暗号。这是发生在“00后”之间再普通不过的一段对话。

在这里,“nss”是“暖说说”的缩写,指的是多回复QQ空间中的“说说”。而“和1”类似“call 1”,有种说法是源自游戏,游戏过程中,队友回复“1”表示有或附议,知道了等含义,“0”表示没有,由此衍生开来使用。

除了“nss”,“00后”社交流行语还可以列出一个很长的表格——

有的是中英文缩写,例如,“dbq”是“对不起”的拼音缩写,“xswl”是“笑死我了”,“zqsg”是“真情实感”,“nbcs”是英文“nobody cares”的缩略,意为没有人关心、没有人在意。

有的与“00后”最常用的社交媒体QQ有关,比如,“cqy”是“处Q友”,意思是在QQ上交朋友并维持友谊;“求扩列”是指请求扩充好友列表;“躺列”指“加了qq好友不说话只是在列表里默默躺着”;至于“养火”则是好友互动频繁的象征,QQ好友一直保持聊天会有火花,7天不间断有小火花,30天变大火花,所以每天保持互相至少发一条消息就是在“养火花”。“狐”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字,指“离开有事不回消息”,所以可以组词为“饭狐”“网狐”“睡狐”“走路狐”,推测来自“反射弧太长”的说法。

这些流行语大多诞生在粉圈、游戏圈等各个属性明显的圈子中,指代那些已经在某个群体中约定俗成的固定用法,尤其是不为大众所知的特定用法。有些来自网络名人或网络金句,有些来自追星文化,有些是为了方便而缩写、简写,有些干脆无厘头,纯粹是偶然的产物。

“比如‘基操勿6’等,就是游戏主播玩出来的一个梗,后来在游戏中被大家广泛使用。”“00后”网友“热狗”说。大三学生张晓雯介绍,“走花路”源自综艺节目Produce101,主要用于粉丝应援自己的偶像,视她或其他一切顺利。

在向外扩散的过程中,不少网络流行语的源头已不可考。即便是“00后”,也并非对所有社交网络流行语照单全收。“我玩游戏,用QQ,对游戏、QQ的流行语比较熟,像‘走花路’‘糊’我就不熟了,因为不追星。”朱思钰说。而使用哪些词、使用频率如何,归根结底仍要看使用者所处的圈子。

## 最大乐趣在于圈地自萌

间起“dbq”“xswl”等网络社交热词流行的原因,不少“00后”不假思索给出了相同的答案,“因为打字更方便!”在他们看来,打游戏或聊天时,利用拼音缩写能提高交流效率。同时,这些词也代表了最新的流行趋势。如果不想大早落伍,跟风使用是一种必须。

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圈地自萌”。这些词被使用者视为彼此交流时的特定“暗语”,具有“仅圈内人懂”的特性,经由“我懂/他不懂”的运作,达到将“圈外人”排除在外的目的。

“用网络流行语聊天马上可以识别年龄段,可以更好地交朋友。”“热狗”说。朱思钰更直言不讳:“对方不懂就代表他老了,就不想和他聊天了。”这些词因此也成为辨认身份、确立身份认同的一种方式。

此外,有时候,使用网络流行语也出于隐藏自我的目的。公开发表的言论如果不想被家长或长辈解吗,利用这些“莫名其妙”的暗语是最好的选择。张晓雯解释道:“不怕家长看了一脸懵,这就是属于年轻人自己的交流方式。”

实际上,网络流行语并非“00后”独创,不论“80后”“90后”,都曾发明或正在发明一套套只在小群体中流传的话语规则。例如,曾经颇为流行的“orz”代表“失意体前屈”,表示“膜拜”;“233”来源于猫扑表情第233号,是一张捶地大笑的表情,网友发帖时加上“233”的后缀,表示各种意义的笑。

## 什么样的热词能“出圈”

在浙江传媒学院教师、网络社群研究者王■看来,“很多时候,使用网络流行语的语境比这些话本身的意义更重要。它们多少也折射出使用者所处的媒介变迁,见证着网络文化的发展过程。”身为“80后”,她曾是校园BBS的深度使用者,能感知到“80后”很多网络社交用语诞生于BBS论坛上,大多是象形或英文缩写,很多用语都和情感表达相关。但后来,随着BBS的退场,这些话基本上就不大被使用了。

同理,“00后”很多聊天热词和QQ的社交功能有很大关系。这些热词特别形象且机灵地表达着情感,也将QQ常见功能和社群文化融合在一起,对于圈外人来说有雾里看花般的神秘感。

网络时代,新的“热词”层出不穷,每个人都在学习中,并且会将之视为自己所处圈层身份标识。一般而言,这些话语的使用情境和人数增多之后,会出现一个大量使用这些话的热门帖或科普总结帖。王■说,“这就很像语文辞典的编撰过程。这些帖子在介绍‘新词’时,其实也在记录着一个网络社群的日常。但之后若没有大众媒体推波助澜,‘新词’就很难‘出圈’。最终能成为大众流行语的,往往是那些不太需要特定使用情境的、能唤起大多数人情感共鸣的‘热词’。”

(摘编自上观新闻“文化观澜”栏目)